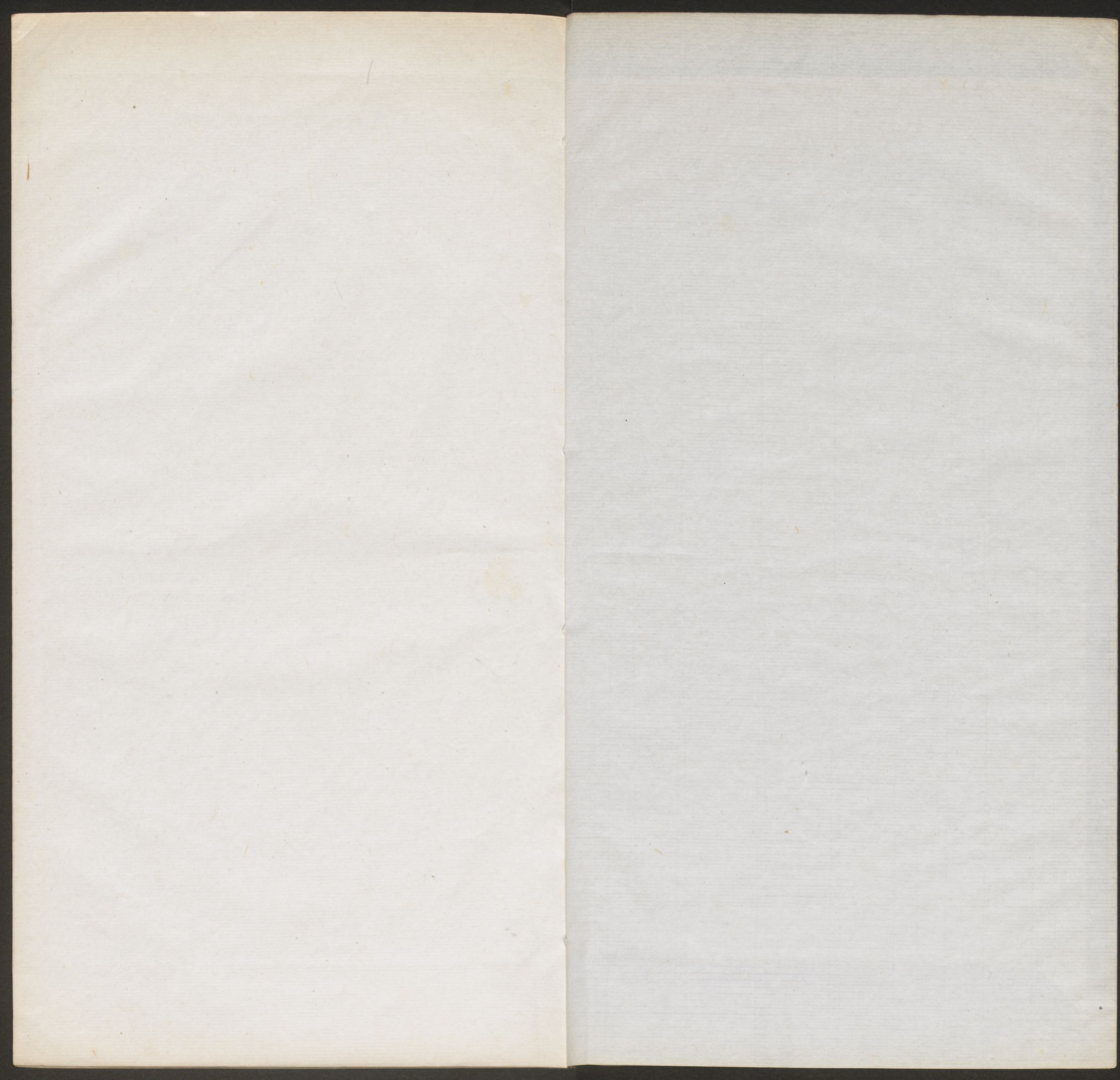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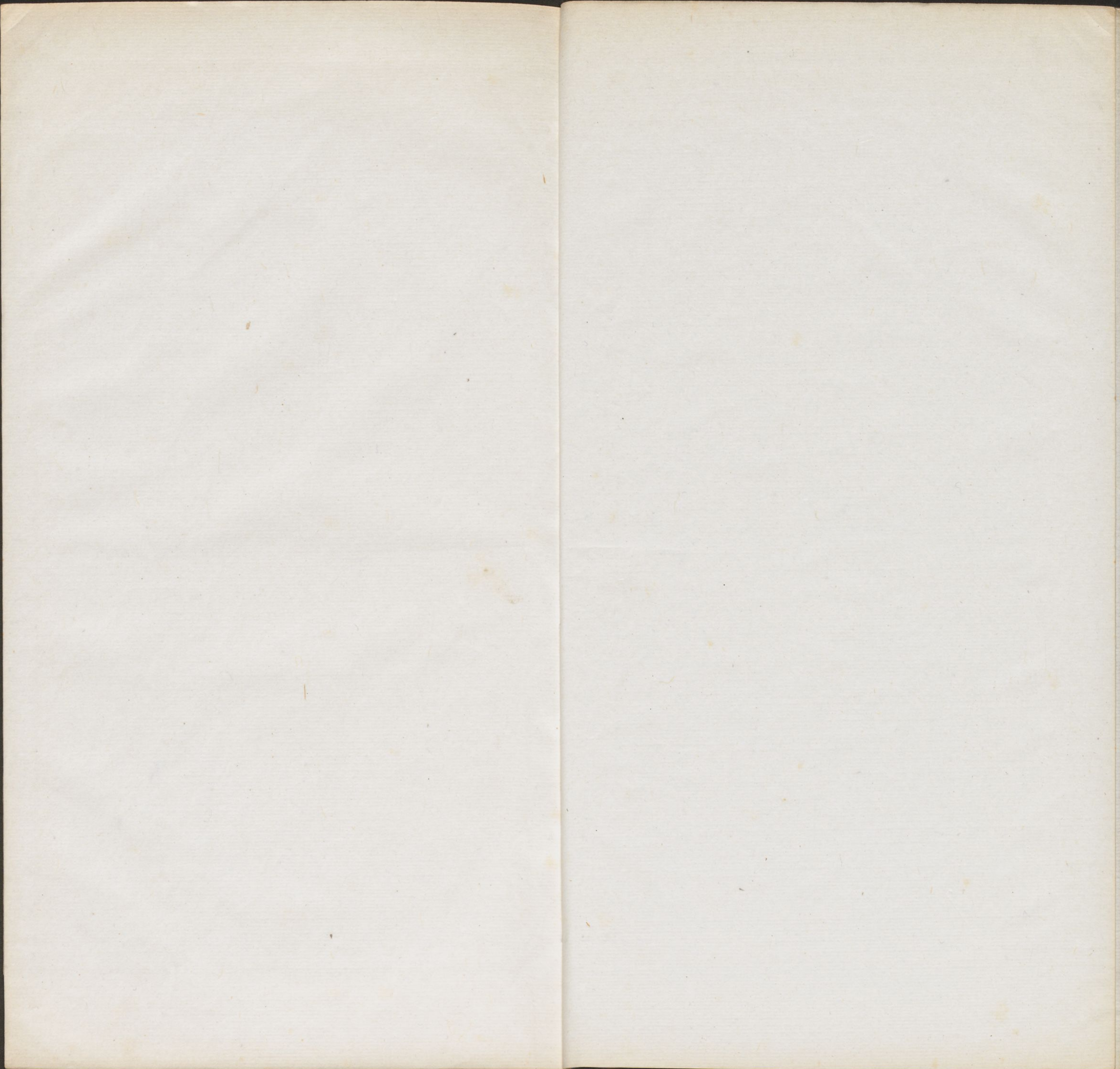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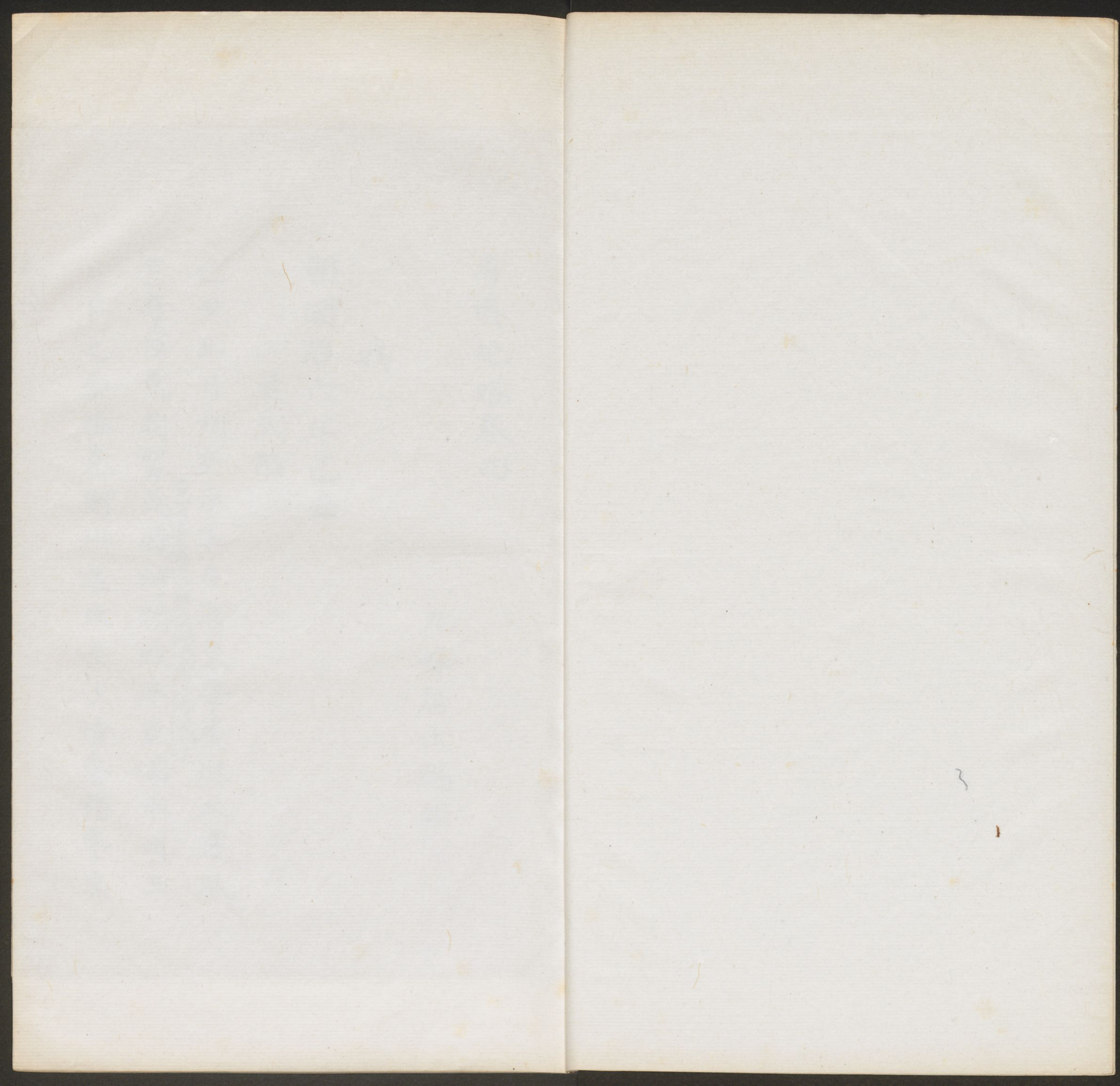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4

4







粵滇紀略卷四

九峰居士編輯



我

朝順治六年己丑

江楚失陷

己丑正月朔庚申王在廣東肇慶府大雷風

電羣臣免朝賀是時何騰蛟率眾圍永州三

月下之乘勝克衡州進攻長沙堵蔭錫率忠

元皇有雷電諸異天之警之也深矣殆何李敗後之兆乎

貞營李赤心等十家兵來會聚于湘潭。騰蛟命馬進忠等由益陽抄出長沙_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鄉，斷絕水道。李赤心等復大隊至長沙，絡繹攻圍。會江西被圍日久，金聲桓告急。騰蛟與蔭錫議，自督諸鎮兵圍長沙。蔭錫率忠貞營援穀桓，未至南昌，已破。聲桓赴水死。騰蛟圍長沙，清朝援兵合至，戰于湘潭。馬進忠、胡一清、趙印選俱敗走。騰蛟被擒，不屈。

死之。二月，忠貞營之衆亦潰于茶陵，由道州入粵西。堵蔭錫以胡一清、趙印選兵守衡州。三月，大兵至。趙、胡兵復敗。蔭錫走道州，衡、永二府俱不守。

湘潭、益陽、湘鄉三縣俱屬長沙府。

何堵事略云癸未冬何公雲從來撫楚是
時左兵三十六營散處江漢間兇獍之狀
不可嚮邇群帥故多降賊桀驁難制公推
轂接待控御有體又時以忠義激勸左大
帥以故兵猶戢嘗對人誦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二語公生平大節具見之矣軫殘黎
收遺齒皇皇無虛日嘗出行城市竟日未
得食囑門者購餅餌從輿上啖之戒勿令

有司知恐爲具饌夜則寢穿堂一門據上
枕以木石其自爲刻勵如此乙酉三月左
兵焚劫武漢趨江南以討君側爲名逼何
共事何知左有反側心誓死不從強輿至
舟即投江衆兵掖之起委于岸左舟發殘
民萬餘聞何在簇擁之輿至通山取道湖
南而去四月抵長沙與堵允錫合收集餘
衆行大募兵滇兵主將黃朝宣隸之丙戌

丁亥間南北嘗小小交鋒南輒勝燕子磯
一戰黃老將武功爲赫丁亥自洞庭口轉
戰至衡陽勝負相當章曠當敵衝與三王
兵鏖戰三日夜大將劉承允賣降章憤激
死勢岌岌且殆何堵聞變急趣兵援之北
兵已退己丑堵駐長沙何麾下諸將喜長
沙貨物輻輳奪其居是時一隻虎已署為
忠貞營在辰常界堵引兵就之十月本

朝烏金王盛兵上湖南沿湖殺哨撥兵抵
長沙城下人無知者何倉皇命出師衆散
走有卒數十人擁何出城何怒叱之曰若
屬不用命去將安之吾今而得死所矣以
舊時衣冠危坐沙上嶼大兵至自言爲何督
師執送古庵中不食數日死公煦煦愛人
爵賞少濫庖丁廝養多列旌旄以故爵不
足以勸諸營將漸跳梁不奉檢束務含貸

不遠繩以法然忠義慷慨固其天性語及
疆場事輒流涕嗚咽不勝蓋誠有餘而才
不足拊循有餘而軍旅非其所長也向之
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斯言不虛矣
何騰蛟字雲從黎平人追封中湘王諡文
忠廟祀靈川縣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
崇禎丙子解元丁丑進士劉同升榜

此篇從別本增入

李成棟駐軍信豐

李成棟于上年十一月返廣州府整頓士馬
儲備糧械十二月二十七日丁巳具疏遙辭
永壘再上南雄府及今年正月初五日甲子
于滇陽峽中白日閑坐忽見所殺愛將楊大
用持刀索命成棟舉弓射之身隨弓公墮入
水中急為救援神情慘寂英勃之氣十減五
六自是不敢踰梅關枉道東旋駐軍信豐縣

界
粵事記

南雄府屬廣東。滇陽峽在廣東韶州府之
英德縣。信豐縣屬江西贛州府。

李成棟信豐敗沒

二月二十六日乙卯。李成棟自信豐將出師。
四更時先發火器手三百人前行。囑曰：如前
遇敵，盡發火炮。我為後應，不爾竟前走。至黎
明，杳無炮聲。衆皆曰：火器軍往矣。我輩當拔
營前進。言未畢，大兵殺入，滿營潰亂。蓋先
發火炮手前遇大兵，方欲舉火，忽暴雨卒
至，炮聲不發。三百人所殺無遺，故爾竟寂然。

成棟營後。即係急流山澗。有見成棟被甲未
完。乘一跛馬渡澗者。及過澗後。遍覓無有也。
三月初七日丙寅。成棟與騰蛟凶信同時報
至。肇慶君臣大懼。大雨中。晝夜逃徙。門戶水
火。悉皆冰釋。寂靜者一月。至九月十月。先後
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寧夏王金聲桓。王
永曆明王設壇掛帛。皆拉淚親祭。紙鏢與千鈞舟
並大。以示酬忠。 粵事記

遺聞云。二月。大清兵破信豐。李成棟歿
于陣。

暴雨突至。炮聲不發。是天助我朝也。

科道擊陳邦傳

此篇從別本增入

行在科道兩衙門迎合彭年元允意正月二
月以攻陳邦傳爲正課其餘國政無人談及
陳邦傳者浙東處州府人崇禎末年廣西總
兵唐王立唐王立次年掛征蠻將軍印成棟素惡之
以其于丁亥年二月大兵未入粵西時先
有降表到廣州通款故也後成棟爲陳子壯
張家玉之亂西進之兵撤回廣城邦傳得安

潯慶二載自侈以爲功丙戌之夏亦預謀靖
江王下廣事幸未之助竟謂潯慶南太未經
薙髮勲比汾陽借以凌人不亦誣乎

科道散朝

此從別本增入

時攻邦傳者科臣金堡最勁正月初十日陳
邦傳上疏曰皇上兩三年幾次奔逃流離顛
沛之極並無一位兩衙門官共嘗辛苦何今
日即次稍安侍御濟蹠議論紛紜若是如以
臣爲無餉無兵竊取勲爵請即遣金堡爲臣
監軍觀臣十年粮草十萬鐵騎疏入十二日
朱天麟票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之句時

嚴起恒久欲擠天麟而無隙即以此票擬密
示吏科都給事丁時魁時魁忿怒即夜約兩
衙門科道十六人於十三日清晨直入丹墀
共言強臣箝結言官之口將來唐末節度可
虞宗周守府再見因哄叫而出曰我等不做
官矣各將公服袍帶擲棄庭中小帽叉手白
衣聯袂去諸臣所恃者李元允也元允承彭
年之橐籥權通大內勢逼至尊時永歷恭坐

明王

穿堂召太僕卿馬光追叙五年前永州被難
逃入全州別後手書謝光有先生衣我食我
後日歲月皆先生生我成我之句等事忽聞
外變兩手振索茶遂傾衣時魁等隱以金堡
原任臨清州知州李賊來時不知云何杜
工部有喜達行在詩辛苦賊中來之句謂嘲
其痛筋也十四日特降諭旨勅李元允各到
十六位科道門諭令仍入本衙門辦事前本

另發票擬閣臣朱天麟即日放歸田里諸臣
以爲半載矯矯中興朝政第一美舉
粵事記

朱容藩僭亂本末 西充陳景雲

朱容藩本楚藩通城王派下一庶人居家無
賴不容于王府逃入左良玉軍中假稱郡王
引兵害人營中諸將俱惡之甲申春北都既
陷容藩至南京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
督楚營行至九江以橫恣激變軍民惧罪逃
奔時李自成潰于陝餘賊流入楚容藩入賊
中稱楚王宗子賊大喜欲立為王後見舉動

乖異語言虛詐因疑之丙戌十月永曆即位
端州容藩走赴行在粵中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
丁魁楚素庸陋信其舌辨遂薦之朝掌宗人
府事得叅大政而兵科程源喜談兵與之結
納甚歡程源四川人也一日與容藩談川事
曰川中賊勢雖盛而諸將兵不下數十萬我
兩人各請總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
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議以程源方改

兵科未及兩月不應陞遷而源狂踈意在必
得乃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改容藩
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兵
馬十二月大兵破廣東王移蹕駐桂林內閣呂
大器回四川丁魁楚率子女輜重由潯州走
橫江小路內閣隨駕者止瞿式耜一人丁亥
正月王至廣西桂林府朱容藩程源覬覦入
閣辦事逗遛不行囑給事中唐誠等連名具

疏叅丁魁楚私逃致王護軍單弱如容藩程源皆係擁戴重臣不宜輕出外王素惡容藩因怒曰爾等又欲擁戴容藩耶遂命削容藩官爵奪其摠督敕印欲斬之容藩惧披剃為僧賄內監龐天壽求太后謂王曰變亂以來宗室凋零容藩罪不至死毋過求王素孝承太后懿旨即赦容藩仍復其官還與敕印容藩由楚入川程源由楚入黔假稱三省摠督

兵部右侍郎沿途賣官送劄贓私巨萬四月四川巡撫錢邦芑具疏叅之時王以三月劉承允迎駕駐武岡疏入王震怒削程源職逮問容藩由辰州入永順土司至施州衛得王光興兵二萬人時光興為大兵所破攻敗于鄖陽走入施州衛無所歸容藩假稱楚王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光興諸將不知其偽遂附之時川中曾英為張可旺即孫可望所敗部將

李占春于大海率舟師東走夔州容藩既得
光興兵即移檄占春大海兩將亦歸之時我
兵既破成都等處載輜重子女由重慶泛舟
而下容藩命占春大海截之二將以舟師溯
流而上七月十一日相遇于忠州之湖灘我
兵輜重既多部伍未整占春出其不意以輕
舟直入其營發火砲亂擊之我兵遂亂棄舟
登岸走川北容藩得三營兵馬益恣肆妄行

遂稱監國鑄副元帥金印佩之改忠州為大
定府號府門為承運門稱所居為行宮祭設
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李占春
于大海楊朝柱譚宏譚文譚詣楊展馬應試
等為侯伯以張京為兵部尚書程正典為四
川總督朱應久為湖廣巡撫八月十八日錢
邦芑率王祥復遵義九月檄袁韜復重慶川
北總督李乾德同袁韜兵駐重慶府十一月

容藩率李占春諸營至重慶會乾德容藩諷
乾德欲其擁戴已乾德若不解者而禮復不
相下適冬至行朝賀禮袁韜本搖黃賊初受
撫素不知禮乃與容藩同班拜舞容藩怒即
命李占春暗襲袁韜并害李乾德是晚乾德
在舟中忽覺煩悶遂登岸于高阜處設帳安
息及占春兵至乾德舟中止得一妾一女不
見乾德乃大驚及襲袁韜營亦不能勝次日

袁韜集兵與占春相讐殺數戰不解互有勝
負容藩走涪州時邦芑在武隆川南揚督楊
喬然在彭水容藩乃移書邦芑喬然請至涪
州為兩營解釋邦芑復書深責容藩僭踰之
罪容藩不悛乃私鑄錦江侯印送王祥求其
以兵應占春同戰袁韜戊子正月王祥以兵
出綦江與袁韜三戰不勝退劄南岸祥獨乘
輕舟見容藩少頃占春來相會王祥力大遂

擒占春過其舟同至綦江縣命部下王朝興
守之不聽歸營欲併其衆朝興陝西人與占
春同里占春慰以好言時苦寒占春解貂裘
贈之朝興悅守為之懈占春乃夜踰城出得
小舟逸歸營王祥既失占春戰袁韜復不勝
兵無糧殺馬而食二月遂回遵義袁韜亦走
順慶占春退劄涪州之西平瀾夔州臨江有
天字城甚險可守容藩乃改為天子城若以

為己讖領部衆數千居之鑄印給諸部下石
砮酉陽兩土官俱封為伯掛將軍印廝養蠻
獠俱授監軍提兵之職川中屢經張猷忠搖
黃之亂地方新復丁亥武岡之變王由靖州
率柳州干戈阻道朝廷文告久不通川中容
藩乘机煽惑川東一帶諸將士多為容藩所
動競往歸之求官授職無虛日錢邦芑乃列
其罪拜疏劾云為奸宗謀逆請正天討事臣

謹察得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廣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還其原官命料理河南一帶彼時寇逼湖南容藩即由施州衛走上川東五六月間寇陷涪州臣方至彰水界上川東夔府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文武無主容藩假朝廷之威靈收拾兵將至八九月間川中各鎮如王祥侯天錫李占春余大海趙榮貴曹勳馬應試袁韜等各出

兵勦寇四路報捷維時皇上幸廣西川中不知聖駕之所在容藩即自為吏兵兩尚書鑄刻印信選授文武籠絡軍民隱有稱王之意今歲六月臣巡川南忽軍中傳到朱容藩刊諭建置文武榜文自稱則曰余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終守臣節其可得乎今皇上遠在百粵而四川僻在極西沿途兵寇阻道凡詔諭勅旨動經歲餘後通其浮沉不達者尚多

且西川之地四圍皆蠻夷土司易生反覆又迭經寇禍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知適從故容藩欲乘此搖動人心謀為變亂自去歲秋冬川地漸復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箐荒城破壘之中毆除豺虎剪披荆棘招集殘黎撫慰土司宣達皇上威德西川之地始知正統所屬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藏禍心謀窺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

偽假皇上之威福布亂黨之爪牙其意待羽翼既成便欲盤踞西川以為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已早窺其隱先致書告以大義隨即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蔭錫川督楊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俾共尊朝廷毋為叛臣所惑語不具載邦芑又封疏檄文達書于堵蔭錫期合兵共討時蔭錫率馬進忠等駐施州衛蔭錫得書即乘舟入川會容藩正色責

之容藩曰。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耶假名號。彈壓之耳。蔭錫呵之曰。公身自為逆。何能服逆乎。錢代巡有檄會兵。若再不悛。錢公率兵東下。我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為公作賊者。時文官附容藩者。止張京。程正典。朱運久三人。蔭錫一一陳大義。切責之。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偽。各各解散。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迎見。適朱容藩有牌。

至期。諸將會師。上列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之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且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占春曰。昨堵督師面叱其非。某等已知其偽。然朱千歲猶鑄封拜^印。奈何。大器曰。容藩專擅如此。朝廷即檄兵會討。爾等受其官爵。必不免矣。占春曰。誤為所惑。今已悔之。討叛以贖罪。若何。大器曰。唯。占春即整舟師。連

夜至字天城攻容藩容藩以兵相拒不勝走入夔州山中占春率部下窮追兩日容藩匿草舍中為土人擒獻斬之川東悉平

瞿式耜兼督各省

自何李敗後永曆專命瞿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永州兵再退式耜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監各營軍當永曆駐肇慶疏奏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難得易盡凡跣足而至者非懷才

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則用之于邪安可驅為他人用哉人咸以桂林為稷下

遺聞

瞿公愛惜人才真將相之器宜其克保危疆教載也使鎮撫諸臣盡如公意則一綫可延

